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四集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四集

蚓菴瑣語序

齊諧志怪。山海傳奇。姬公多藝。子產博物。自古而然。所謂外史方輿採風問俗之助。神奸異象。修德砥行之資。小道可觀。君子不廢。自魏晉而後。以迄元明。小說之家。競爲新異。于是言不顧行。華不副實。不難駕空騰虛。但求眩目傾聽。而碧雲驟且恣報怨之談。白獺隨遂多譏刺之巧。賢士大夫有不免焉。是以史氏志林。欲徵典故者。反取諸父老傳述。道路口碑。蓋亦禮失而求野之意與。雖然。亦有文質之辨焉。吾鄉王君逋。字肱枕。隱流也。少年習儒業。一再不售。即棄去。以先人薄有遺產。爲踐更長。得走京師。遍遊諸要津。歷觀世故。抵牾利害。歸而好道德家言。以爲世人營營皆虛妄。惟養身煉性爲真實。自是多與羽流爲友。凡榮華靡俗。視之泊如。嘗坐一室。習運卦服氣。間及星學方技諸書。年六旬。益淡世情。暇日輒伸楮吮毫。錄其生平所聞見異事。可以導人善而儆人惡者。題曰蚓菴瑣語。夫亦自安其蛩吟劍映。不足以當文苑之鼓吹耳。予于乙未夏卜居湖上。得與比鄰。間一過從。則見其翛然自好。無求于世。類有道者。然亦未

知其筆墨雅緣也。甲子春。以修志之役。採輯舊聞。其季子蘭谷。因出稿本示余。余一展閱。不自覺其陶陶焉。如聽武陵漁人說桃花源事。娓娓不厭。然皆其目觀真傳。鑿然共知。非徒爲避秦寓言也。予乃知王君蓋有心人。若其所言鐵布衫事。以殞軀車鑑。雖備有其術。而焚之不留。則又居然蘇長公不願點金之意。其志亦何深遠哉。爰喜而爲之序。就李圃人徐發題。

蚓菴瑣語

古橋李王通肱枕甫著

余八齡入里塾。嘗記一日亭午。館師沈明臺與館主人盛生相語間。忽主人之僕入報曰。郡鼓樓銅鐘無故自鳴。郡守偶從外歸。疑鼓手戲擊。卽于毬場責治。俄聞樓上復鳴數聲。乃知鐘怪。

余弱冠時。見里中館術起虹一道。環至十間。樓下約長百餘步。宛如大石梁。東西跨駕。近視如烟霧。遠則虹也。陵谷後辛卯夏。偶閱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錄。戴敏家有范魯公雜錄。記周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。中夜白虹自淝水起。下貫城中。及劉仁贍以城歸。遷州于下蔡。其城遂蕪廢。又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。王延政有白虹貫城。未幾城陷。舍宇焚爇殆盡。二條因追想我郡兵燹虹貫之處。廬舍悉燬。但昔時白虹下貫。不久卽應。余里所見乃青綠間色。且垂十餘年之久。爲小異耳。

崇禎年。市上有湖廣人持白鼠數百來售。毛色如雪。眼赤如火。閃爍有光。識者

曰此碩鼠也。見則天下將亂。

崇禎甲申二月廿四日。秀水周瑞水瓮中。忽作響如蟬鳴。或如人臥鼻息聲。攜置門外。里人聚聽。聲愈高。有徽人陳姓者。以扇擊之。瓮內大鳴數聲。三日而止。按搜神記載。漢獻帝建安中。東郡民家。無故甕器自發訇訇聲。若有人擊。皆主亡國。

崇禎甲申三月十四日。晨起。徧城內外民家門上。忽有紅白圈。或叉或點。或無。雖極幽僻處。無不皆然。初不知其何兆。後罹兵火。凡有圈之家。必遭屠戮。叉點者。火焚其居。無者人房俱免。此必有神主之。非偶然也。

余弱冠時。一日同友人湯啟雲。出遊三塔寺。遇一丐者。年約三十餘。貌甚豐偉。身着敝布單衫。手攜竹籃。市中乞食一器。行至仁文書院前。持石至河濱。敲冰入水。以破布撚塞鼻孔。自沉波底。一飯頃。意甚舒適。徐起登岸。身氣若蒸。如浴沸湯中。畧無寒意。已而出籃中飯飽餐而臥。余怪欲叩之。適游人同觀者多。擬于詰朝。至則丐已遁去。莫可蹤跡矣。又順治年間。有史二者。亦效前丐。後死之。

日。地方好事者奉之若仙。至有鄉紳捨地安葬。持香送殯者。殆數百人。似是實非。故并記之。

予至松江上海縣六團地方。見魚骨臥水濱。大可合抱。長約二丈餘。布脰作梁。問之土人云。此海鮎肋骨也。漁家有取其脊骨。削平代杙者。亦有鑿空作桶盛米者。一骨若此。其巨可知矣。

崇禎癸未秋一夕。忽聞城上啾唧如羣哭聲。平明方止。識者曰。此城愁也。必有屠戮之禍。後果驗。

明萬曆末年。有督學使者喬公。按臨我郡試士。公廉嚴毅。不少假借。公瞽一目。諸生嘲之爲獨木橋。蓋況其難履也。詩謠云。秀才擺搖搖。難過獨木橋。過了獨木橋。依舊擺搖搖。愚投考生吟哦搖首。僉紙封其儒巾于几。或坐柱傍。卽封于柱。封紙若斷。巡役攫其巾去。繳卷時。禿首者另置一束。文雖佳。下一等。一黠生初冠失巾。潛棄網巾。改作未冠。繳卷而出。竟無識者。後一生窘甚。在位朗吟云。真上宗師大人。一箇蒼蠅。在鼻上飛來飛去。痒癢不敢擅動。乞差皂隸驅逐。

開去。待生員好做文字。諸生聞之。哄堂大笑。封紙盡脫。不能槩治。止黜是生。至今老衙役尙能言之者。

秀水鄉民張姓者。號新發。張邑之豪族也。子孫貧落。祖遺大房。售與郡宦盛姓。諱萬年。拆卸時。棟下獲銀錢四枚。上鑄富盛萬年字。蓋張氏之祖建房時。特鑄是錢。鎮壓柱礎。欲其富盛久遠之吉語耳。詎知己符盛宦之名矣。數之前定若此。

鄉紳吳昌時。官吏部大營甲第。侵越比隣。曾生基地以築垣。曾生往爭之。昌時漫云。垣在爾基。卽爾垣矣。何必爭。竟不讓還。後吳罹法棄市。房亦尋遭回祿。家業凌替。而是垣今果歸曾氏。

明朝制錢。有京省之異。京錢曰黃錢。每文約重一錢六分。七十文值銀一錢。外省錢曰皮錢。每文約重一錢。百文值銀一錢。自崇禎六七年後。其價漸輕。至亡國時。京錢百文。值銀五分。皮錢百文。值銀四分。甚至崇禎通寶。民間絕不行使。本朝順治四五年間。崇禎錢百文。止值銀一分。每錢重一觔。值銀二分五厘。

崇禎末錢背有馬形者頗重
易使江南卒亡于馬士英

烟葉出自閩中。邊上人寒疾。非此不治。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烟一觔。崇禎癸未下禁烟之令。民間私種者。問徒法輕利重。民不奉詔。尋令犯者斬。然不久因邊軍病寒無治。遂停是禁。予兒時尙不識烟爲何物。崇禎末我地徧處栽種。雖二尺童子莫不食烟。風俗頓改。

網巾之製。創自明太祖微行。至神樂觀。見道士以繭絲結小網。問以何爲。對曰。用以約髮。其式略似魚網。網口以帛作邊。名邊子。邊子兩幅稍後。綴于小圈。用金玉或銅錫爲之。邊子兩頭各繫小繩。交貫于二圈之內。頂束于首。邊與眉齊。網顛統加一繩。名曰網帶。收約頂髮。取一網立而萬法齊之義。前高後低。形似虎坐。故總名虎坐網巾。太祖閱之喜。立命道士官結數十頂。頒行天下。俾官民各帶網巾。然後加冠。至萬曆末。民間始以落髮馬鬃代絲。舊制府縣繫囚。有司不時點聞。天啟中。囚苦倉卒間。除網不及。削去網帶。止束下網。名嬾收網。便除頂也。民或效之。然縉紳端士不屑也。予冠時。猶目嬾收網爲囚巾。仍用網帶。十

餘年來。天下皆帶嬾收網。網帶之製遂絕。又男子蓄髮未冠之先。未頂網巾。先用邊子。自前至後。繫束首髮。名曰邊子勒頭。予兒時猶及見之。後除矣。

明朝南京孝陵內蓄鹿數千。項懸銀牌。人有盜宰者。抵死。崇禎末年。余解糧到京。往游陵上。猶見銀牌鹿往來林木中。始信唐世芙蓉園獲漢時宜春苑銅牌白鹿爲不誣也。

兵道聽事吏。陳荆山暴戾嗜賭。家奉一觀音木像。出博勝則焚香禮拜。或少失采。則詛罵百般。嘗負回怒甚。舉木像投入溷廁中。以溺桶蓋置家祠神廟內。崇禎十七年四月廿七夜。隣人失火。延及山家。山趨出。已而復入。端坐廁中焚死。北地之麥。日中吐花。江南麥花夜放。崇禎末南麥花多日開。邵堯夫聞洛陽鷓鴣啼。以爲地氣自南而北。識其將亂。今地氣自北而南。天下亦亂。

去西郭一十里。分香鋪塘南有大香樟樹。高可數尋。里民張氏居其下。崇禎十七年七月十六午刻。忽樹顛現一大紅龍紋。旋轉不息。一食頃望西北冉冉而去。遠近咸覩。里人胡少山爲予言者。后樹亦凋落。

周延儒再入相。驕恣放縱。每入相。輒輿門客所獻四美女入內閣。後爲同僚陳演所劾。漫不悛改。遂至敗亡。

明朝正后長子俱不獲令終。懿文先太祖薨。建文出亡。永樂而下。惟崇禎周后長子已立爲太子。卒受闖賊之禍。

明萬曆中。天寧寺富僧物故。凡往弔者。厚有贈貽。名曰程儀。同時鄉紳鍾姓者。效之。有諸生丘某者。形體侏儒。人稱之爲丘的篤。與死者素不相識。利其贈金。備禮往弔。旬日數往。喪主訝而問曰。先人存日。未嘗見公往來。丘曰。死的肚裏自知。聞者絕倒。自後民家婚喪。必往賀弔。出俟于門。遣僕入促。甚至索添錙銖。往返數次。廉恥掃地。丐者不如丘死而傳其衣鉢者。皆故家子弟。潦倒無聊之徒。猶以斯文自居。至今此風不變。民間遇見此輩。輒稱之爲丘的篤云。崑山有喪虫亦此類。

郡廟道士沈求漢。與予素善。其容貌舉止。男子也。順治癸巳年二十六歲。被仇首是女子。拘至縣庭。令穩婆探其私。具男女兩體。乃鞠得素所通姦道士數人。

俱寘于法。其師問配蓬萊驛。時人稱爲雌道士。今回父家不嫁。仍爲火居道士。郡南五環洞塘西里民鍾益妻。年少姿美。一日婦饁于田。遇一少年男子。以語調婦。婦悅之。隨至家淫焉。自是日來。家人不覩也。或擁婦向爐竈有火處。則舉室焰起。家人救息。略無焦灼處。或家內熟食器皿。忽被攝去。有時鄰家攝來。人或道之。空中擲磚片片中人。夫懼遣歸母家。祟亦隨去。如是三四載。初婦秘不肯洩。後少年勒婦投繯。婦懼語其姑曰。彼來時口啣火炭一塊。吐我握之。自覺快甚。不知火從室起。嗔我與夫同臥。索我自盡。姑曰。我聞妖邪懼穢。汝俟其來。以左手執之。推入溺桶中。我同族丁伏于門外救應。他日少年復至。婦依計推入。少年連聲叫曰。垃圾垃圾。外伏擁入。少年漸漸縮小。競以蓋罩定。久之聲息移至空處。傾出。乃農具桔槔中一塊燒焦柘木鶴膝也。以斧砍破。中有鮮血。舉火焚之。祟遂絕。

東瓜坊里人胡廷。與同里王鉉爲友。廷疾久不起。王往視之。遇胡于街。着白布短領衣。左右盼望。相揖慰問。良久別去。王歸途遇廷父胡念槐云。兒辰刻氣絕。

亭午復甦。自言欲往見王。忘着外衣。遇王于街。劇談片晌。已別去矣。初憶其病中囑語。今果乃爾。越三日竟死。此崇禎九年三月十五日事也。又諸生濮道水。順治己亥八月十三日卒。廿九日魂遊城外。僱船往濮院。在舟自言往南門內南宮後浜。今往族侄濮襄甫家。到岸。道水先入。舟子待久不出。往詢乃知。述其服式巾履。俱入糲時所服者。

任子明者。郡南石佛寺里人也。俗尙無爲教。明亦與焉。一日集村翁家設供。遇一丐食道人。與語甚洽。傳以運氣之法。曰。子但不拘晝夜。掃却塵情。靜坐瞑目。吸氣一口。自喉至腹。抑入丹田。轉入湧泉。却從脊裏透出泥丸。徐徐呼吸。不令驟出。工夫到日。打過玄關。道即成矣。適明喪偶。乏嗣。止一草廬。日夕行持其中。五六月後。息長數刻。年餘可息一香。三載後。添至三香。然不能有吸而不呼也。一日曝背簷下。閉目運氣。忽聞天地崩裂聲。週身火熱。見山河大地俱成五色。神光恍惚如醉。日晡始定。此卽前道人所謂過關之候也。自是而後。氣從週身旋轉。不呼于外。冬可浴水。暑能擁火。恒坐而睡。屹然不欹。里少年疑其妄。閉之。

棺中沉之波底。竟日出之如故。年九十餘。徧別親友。瞑目而逝。隣人候其繼子袁文耀至。時值炎暑。屍停七日。舉斂不腐。蓋尸解云。子明好遊佛寺。出城必居停予家。與予甚契。友人湯啟雲嘗受其法。至順治六年。預知死期。沐浴坐化。此又後驗也。袁文耀是予義僕。故得其詳。恐久而泯。因書其事以傳焉。

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廿六日。破城廿一日。有鄉民十餘舟出城。至南湖。天尙未明。見燐火青青。散漫水波。彌千亘萬。衆懼。足擊船板。揮之不去。豈兵死生魂預遊波上耶。又廿三日。城外見城內天星。散落如雨。

有一夫婦。廿六日逃出東門。登宣公橋。妻出懷中簪珥授夫曰。事急矣。我足小。不能前。必欲相携。兩不可保。我願投河。爾可急走。揮汨投橋下死。

乙酉歲。予避兵于里仁鄉。隣有盛姓房。寓一泰興朱巡撫。其僕某臀上生一尾。約長三寸。扁闊三指。尾顛生毛。秀水壕古里丘仁字次男。亦生尾。二事予目覩。昔友人嚴姓之婦有孕。偶有丐牽一猴來視之。婦後產一猴。今予所管甲戶魏左宇住曹王廟後庭。蓄一龜。重十七觔。其妻每以食喂之。呼之立至。婦後有姪。

產一白龜。化書云。龜龜相顧。鶴鶴相唳。皆能成孕。蓋由情愛相接。神炁交感。故耳。今猴龜與婦。亦豈情愛相接。神炁交感耶。

順治九年三月。同里張如九妻羅氏早亡。生二女一男。遺有衣飾數篋。如九續娶呂氏。取羅故衣服之。卸懸架上。忽碎裂如割。呂疑子女毀壞。罵詈不已。忽聞羅氏空中作聲曰。汝着我衣。故割破。何與兒女事。汝夫婦平日凌我血肉。痛楚不甘。故投五聖宮來報雪耳。如九惶懼哀求。聞。忽聞數鬼謂羅曰。我等被汝拉來。奠帛俱無。不如他去。羅慰留再四。向呂索匙鑰不與。卽聞擊聲。厨笥自開。衣飾盡出。分作三股。置兒女臥榻。呂與羅索贈。羅云。有些小物在汝枕下。往覓。果有金耳環一雙。白銀八分在焉。自是隣家男女無一不至。內外姻戚聞其事。往與叙平生。與生人無異。如是將半載。一日以子女托乳媪。并訓兒女後事。且曰。今當與如九同去。不復留矣。九月十三日。如九死。鬼亦絕響。如九與予家僅隔半里。如九之父九霄。羅氏之伯友梅。與予至交。咸親述鬼語歷歷。杭城藩司前百獅池。順治年間。一日衙役忽見池中一蟹。其大如箕。擊之不去。

以鐵鉤鉤之。潛入水底。鉤着米囊盛物甚重。啟之乃一支解死屍。聞之司主張公縉。彥訪獲近司民婦吳氏。與姦夫方二謀。磔親夫邵皮匠也。婦擬凌遲。押赴市曹處決。時有一少年。見婦靚麗可愛。嘆息云。可惜。可惜。恨不以身代之。婦聞之。熟視少年良久。決訖。至次年歲朝。少年乘輿過決婦所。忽見一婦躍入輿中。隨聞少年被婦所憑云。兒臨刑時。蒙郎見憐。心不忘。覓之久。今幸相會。請同去。抵家氣絕。好事者至。撰歌曲演戲劇。始信傳奇中閻婆惜活捉張文遠。殷桂英活捉王僉判事。未必寓言。宋儒程明道曾曰。鬼神如聞嘆息之聲。不曾聞道如何言語。亦不曾道見何形狀。漢武帝之李夫人。只爲道士先說在甚處。使端目其地。故想出也。假使實所見聞。或是心病。或是目病。亦未足信。果如程子之說。則前婦人非形狀乎。止少年獨見。或是想出。今輿夫共覩。豈心病目病耶。予里張如九之妻。魂語經年。馬云臺之家。鬼語旬日。此亦非言語耶。程子目不曾覩。遂謂無鬼。若在今日親見前事。彼必遽毀前論矣。

順治丁亥四月廿三日。郡鎮將李公勦盜回。兵丁擄一母豕。隨產一豚。四日八

足。不久即斃。

我郡每歲必有江南鳳陽丐者。余嘗問一老丐云。洪武中命徙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戶。以實鳳陽。逃歸者有禁。是以托丐潛回省墓探親。習以成風。至今不變。

新安程孝廉名光禪。字奕先。奉呂祖甚虔。忽有黑氣入裊中。似覺婦女之陰。一接而精大泄。符藥不愈。一日遇一道人。教其佩麝香可愈。初佩不多。未驗。後佩兩餘。其祟遂絕。予友盛鶴江親聞奕先自述如此。

繆生俊明。行六。石佛里繆孝廉子也。年甫十九。聰敏韶秀。已聘郡城王一菴之女。尚未合卺。一日往外。遙見桑林中一絕色少女。向地若有所覓者。生往問。女云。失金挖耳簪。生代爲覓得之。草中女笑謂生曰。與郎有緣。願卽以是簪贈。遂携生手行。未數步。見大第一區。入門見女僕數輩迎入。卽于其家合卺焉。女自述云。姓奎。名月英。許配隣豪之子。村陋。誓死不嫁。與郎雖不成伉儷。有妹水英。尙未適人。可遣媒求娶。兒可藉此與郎永奉歡笑。自此生每夜一往。塾師疑白。